



貴州民間故事

蛇郎与阿宜

貴州人民出版社

貴州民間故事

蛇郎与阿宜

貴州人民出版社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59年12月·貴陽

貴州民間故事
蛇郎與阿宜
貴州人民出版社編

*

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貴陽市延安中路3號)
(貴州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貴州省新華書店發行 貴州人民印刷廠印刷

*

開本：787×1092 $\frac{1}{16}$ 印張：1 $\frac{1}{2}$ 字數：38,000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1959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數：6,583—11,612冊

統一書號：T10115·90
定 價：一角六分 (513)

內 容 提 要

本书編选的六个民間故事都是我省兄弟民族中流傳的民間傳說，是很优秀的民間口头文学作品。“蛇郎与阿宜”描写了苗族姑娘阿宜天真、純洁、忠誠于蛇郎的爱情；“黄果树瀑布”描写了农民勤勞、朴实的可爱的形象，也辛辣地諷刺了投机取巧欺騙却因而图財害命的貪婪之徒；“天仙配”是苗族的一个极其优美的爱情故事，描写了农民九皋的忠誠、善良、朴实和战胜艰險的勇敢精神，更描写了七仙女憎惡阴險狠毒，忠于爱情，舍身救出丈夫的优良品德；“刘妹与孟舍”諷刺了刘妹的两个哥哥由于貪婪金錢女色而作出的殘忍、狡詐的卑鄙勾当，描写了勇敢的青年猎手孟舍因救出刘妹而得到的美滿幸福；“李忠与王滑”描写了李忠由于忠实于朋友，舍己为人得到了真誠的爱情，也嘲笑了王滑因利己害人却得到了一个喪殘生于豺狼虎豹之口的結局；“媳婦田”描写了一个天真的布依族姑娘阿香对惡霸地主的堅貞不屈的反抗。这些民間故事都是我省兄弟民族的丰富的文化遺產之一，它以优美的文学形式表現了人們对于貪婪、欺騙、殘忍等惡劣行为的憎恨，和对于善良、忠誠、勤勞、勇敢、聰明的热爱与贊揚。

目 錄

黃果樹瀑布	王少西整理 (1)
蛇郎与阿宜	往了、当皎整理 (7)
天仙配	燕宝記譯 (17)
刘妹与孟舍	江发沅 (26)
李忠和王滑	往 了整理 (35)
媳妇田	阿 智 (45)

黃果樹瀑布

王少西整理

許多年以前，在黃果樹瀑布的山坡上，住着一個種庄稼的老漢和他的妻子。老兩口年紀都有六十多歲了，他們無兒無女，並且一年到頭的做法路，從來沒歇過一天氣，但日子總是過得很清苦。老兩口一想到終日辛勞還得不到溫飽的生活，常常愁眉不展，相對着嘆氣。

老漢從年輕力壯、來到這裡時起，就自己砍樹子、割茅草，搭了一間草房，一家人孤單單的住着。在他的屋前屋後，他種上了一百棵黃果樹，許多年來，這些樹子已經長大成林，團團圍繞着他那間矮小的草房。老漢沒事時就坐在房門口抽葉子煙，他的門正好對着前面山壩間流下來的大瀑布。

這瀑布原來沒什麼名稱，它有十來丈寬，高高的、從三四十丈那樣高的懸岩上直往下沖，裏隆隆的聲音無日無夜的震響着，水沫象牛毛細雨一樣，飛到幾里路外。早晨，當太陽照着瀑布時，便現出五顏六色的彩虹。晚上，當月亮照着瀑布下面的深潭時，潭里又會射出閃閃的霞光。老漢就是這樣每天早晚觀賞着瀑布的奇景。除了種庄稼，便弄弄黃果樹，度着他的歲月。

有一年，老漢種的一百棵黃果樹不知怎的竟比往年大不相同，這一年，每一棵黃果樹開的花都比往年繁多，而且又大朵，香風在幾里路以外都聞得到。老漢夫妻倆非常高兴，他計算着今年的黃果一定比往年的收



成多。当然嘛！卖得的錢也要多得多。老汉每一想到錢会增多，总笑得咧开含叶子烟杆的嘴，对他的妻子重复着已不知說过好多遍的話：“老伴，等黄果卖得錢时，你那烂襟襟的衣服也该換一件新的了。”他的妻子也跟着重复着那句說了不止一次的老話：“你也可以到場上去买几斤肉来打个牙祭了。”

黄果花开謝后，日子一天两天的过去，老汉每天这棵树看看，那棵树看看，看来去看了十多天，总不見有棵树結个黄果米米。这时老汉又是难过，又是失望，他話也不想說，飯也吃不下，只是一袋又一袋的抽着叶子烟。但是，有一天下午，当他象打瞌睡一样的在家悶坐时，他的妻子忽然在門外惊喜的尖着喉嚨叫起来：“快来看啊，黄果！”老汉象被針錐着屁股，一蹦跳起来，揉着眼睛就朝門外跑，这时他的妻子抱着一捆剛捡来的柴，正仰头向一棵黄果树上。

“你看，好大一个黄果！”他的妻子指着树上說。

“咦，稀奇，我怎么从沒看見？”老汉在树叶丛中看准了树上真的結着一个黄果时說：“这个黄果有点怪，花謝才十几天，它就长得比熟透了的还大。”

“再找找看有沒有。”他的妻子放下手中的柴說。

两人于是一棵树又一棵树的找起来，一百棵树都被他們仔細地找过了，但是除了这个黄果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黄果来。

“不要找了。”老汉对还想找一遍的妻子說：“穷人的命总是苦的，再找也找不出。”

几天以后，老汉家来了一个稀有的客人，他是听見傳說以后特地从几百里以外赶来的。这客人不过三十来岁，瘦长的个子活象个痲病鬼，但他的两只眼睛却閃着奇異的毫光。有認識他的人，都叫他識宝的陝老①，老汉是从从来不認識他的。陝老一到老汉家，开口第一句話就是：

“老人家，你的黄果卖不卖？”

“黄果往年到多，你买几百斤都有，只是今年年成不好，总共只結了一个。”

“我就是要买这个。”陝老說。

“这是做种的，我还不卖呢。”老汉随口答应。

“卖吧，我有的是錢嘛。”陝老用誘惑的眼光看着老汉說。“有的是錢？你能出多少？”老汉怀疑地問。

“二百两銀子怎样？”

“二百两？”老汉的心咚的一跳，他虽然曾看过一些散碎的銀子，但二百两究竟是多少，他还不大清楚，想来一定是多上加多的銀子吧！他一想到这个“多”字，以为陝老是在和他說着玩，但看陝老的臉色却又一本正經，并不象在欺騙。

“二百两你是不是嫌少了？”陝老說，“那就这样吧，我給一千两，这就是定錢。”陝老从隨身攜帶的口袋里拿出一个五十两的銀錠遞給老汉。

“不，不。”老汉看着白生生的那么大一錠銀子，不知怎么說才好。

“一千两不少了，你收下吧。”陝老把銀錠硬塞到老汉的手中，老汉这时真是有点糊里糊涂了。他的妻子象記起了什么样的急忙說：“卖就卖吧，等我去摘来。”

“不要忙，不要忙。”陝老連忙阻止說，“这个黄果現在不要，我的銀子也不够。”

“那么你什么时候才要呢？”老汉問。

陝老先走到树下看一会，又扳起指头算了一番，然后說道：“再过一百天，足足的一百天我来取黄果。但是你們要記住，在这一百天内，

不管白天晚上，你們都要守着这个黃果，不准人來摸，也不能給鳥兽吃……。”

“放心！”老汉插嘴說，“我这里一年半載也难得有一个人來，怕鳥兽吃，只要編个籠子罩住就行了。”

“不，不能罩住，要隨它長。”陝老說，“你們必須日日夜夜的守，一点也疏忽不得，不然，到时候我就買不成你們的黃果了。”

“为什么呢？”老汉問。

“你答应不給別人說，我就講。”

“我和我老伴敢賭咒，就是三岁小娃兒也不給他講。”老汉拍着胸口，老實的說。

“这——个——黃——果——是——个——宝。”陝老压低声音，对着老汉的耳朵輕輕地說。其实他就大喊几声也沒人听見，因为門对面瀑布的声音很大，老汉的家又是孤零零的住在山坡上，一个左邻右舍都沒有。

“它有什么用处呢？”老汉追問一句。

“唔，这个……以后再說吧！”陝老不愿多講一个字，老汉也不好再問，他点着头听完陝老的囑咐后，就看着他走了。

这之后，老汉夫妻倆每天輪流着守在这棵黃果树下，就是在晚上，他們眼睛也不敢閉一閉。在老汉的怀里，那錠沉甸甸的五十兩的大元宝，使他忘記了疲劳，当他一想起“一千兩”这个难以想象的大数目时，他就必然随手取出那个元宝来撫摸一番。

看看一百天快到了，老汉夫妻倆也被弄得精疲力竭，快生病了。守到九十九天时，老汉再也支持不住，他那刻苦耐勞的腰杆弯得象个龙虾，一双发紅的眼睛只是想閉下，他想：“已經守了九十九天，黃果也已經熟透頂了，差一天不守也不要紧了。”但是他又想：“要是差这一天不

守，被鳥兽吃了豈不前功尽棄？”老汉想了又想，最后决定摘回家放着，以防意外。

第二天，陝老果然如期来了。他没有带銀子，只背来一捆絲綫打的繩梯。他一進門就問：“老人家，黃果长得怎样？”

“熟透了，昨天我已經把它摘下来了。”

“摘下来了？”陝老吃驚的問，“让我看看。”

老汉将黃果捧出来，这个世間少有的黃果又香又大，大得象南瓜。陝老看一陣后，叹着气說：“可惜差这一天，力气就不足了。”

“說來說去，这个黃果有什么用哟？”老汉問。

陝老用手指着对面的瀑布，对老汉說：“在这个瀑布下面的深潭，是一个聚宝坑，有人知道潭里面金銀珠宝很多，就是沒法子去拿。这个黃果就是打开深潭的鑰匙，可惜还差一天你就把它摘下来了，恐怕力气还没长足，打不开了。不过我們可以去試試。”陝老說完就抱起黃果，背着繩梯，走到瀑布下边的深潭边。老汉夫妻俩幫着他把繩梯捆在潭边大石上。捆好后，陝老两手捧起黃果朝潭中央一丢，稀奇古怪的事情即刻发生了，上面轟隆隆流着的瀑布突然静止不流，下面的深潭也一下子干巴巴的。老汉夫妻伸头向潭内一望，只見黃的白的发着亮光的金子銀子，珍珠宝石，象石头砂子一样堆滿潭底，中間还夹着不少的大小鉄箱。陝老滿面喜色的将繩梯甩进潭里后，就抱着它一溜滑到潭底，他在潭底非常迅速的把黃果揀来挟着、隨即又提了一口小鉄箱慌忙沿着繩梯爬上来。正当他爬到一半时，陡然間，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吓得老汉夫妻目瞪口呆。原来上面的瀑布非常凶猛的又冲下来，下面的深潭也一眨眼之間就漲滿了水。等老汉神志清醒时，他們面前除了那架繩梯，再也看不見陝老的踪影。

老汉搖着头，叹了一口气說：“人为財死，鳥为食亡。”他一伸手

拿出怀里那錠已被摸得发亮的銀子，毫不犹豫的丢进深潭中，回头对妻子說：“这不是我們庄稼人应得的东西，留着它是一点用处沒得的。”

从这以后，这个瀑布就被入叫做黄果树瀑布。虽然人們知道瀑布下的深潭里，至今仍然堆滿金銀財宝，可是人們再也找不到打开它的鑰匙了。

注①貴州人对陝西籍商人的通称。

蛇 郎 與 阿 宜

(苗族民間故事)

苗族 往 丁、当 皎整理

許多年以前，有个勤劳善良的老头，老伴已經死去，留下两个女儿，大的叫阿仰，小的叫阿宜。

一天，老头要上山去砍九冲松、七万杉，准备放火燒了以后，再撒上小米。他到了山上，把午飯盒放好，就干起活来。他砍呀砍呀，太阳已經当頂了，回头一看树却没有砍倒几棵。他叹了一口气提起水葫芦，喝口涼水，便坐下来休息。他看着那片莽莽的山林，自言自語道：“哎！等我砍完这九冲松、七万杉，老骨头恐怕已經不在世了。如果有誰肯来帮忙，我两个女儿由他选。”說着，拿起烟斗，卷好烟，敲了火，叭噠叭噠的吸起来。

喜鵲在树上听到了，伸开翅膀，驕傲地飞到他面前：“老人家，你剛才說的什么？”



“沒說什麼啊！人累了，嘆氣嘛。”

“不，你真的說過什麼。”喜鵲追問。

說來說去，老头只好把剛才的話對喜鵲說了。喜鵲高興的說：“那
么，我來幫你的忙吧！”

他看了看喜鵲，說道：“年輕的喜鵲呀！你有腳無手，怎能砍
呢？”

喜鵲翹了翹尾巴，自信的說：“就這樣吧！把柴刀捆在我的尾巴
上。”

柴刀捆好了，喜鵲展翅橫飛，兩趟左兩趟右。柴刀不知早掉到什麼
地方去了，尾巴毛也脫光了，但樹子却依然莽莽森森。喜鵲只好羞愧的
飛走了。

第二天，天剛亮，阿宜就給父親煮好了飯。老人也很早就起來，磨
好柴刀斧頭，吃罷早飯，又去砍山。砍呀砍呀，疲倦了，喝口涼水，坐
下來，叭噠叭噠的吸煙。又抬頭看了看那片森林：“哎！哪時候才能砍
得完啊！如果有人幫得了忙，兩個女兒由他去選吧！”

猴子在樹上聽到了，蛇也在石板里聽見了。都來到老头面前，說：
“老人家，你剛才說的什麼話？”

“沒說什麼嘛，人累了，嘆嘆氣。”

“不，你真的說過什麼。”

他們爭來辯去，最后老头子只好又把剛才的話全都講了出來。

蛇和猴子都爭着答應。這個說：“我來砍。”那個說：“我來砍。”
老头子看了看蛇，問道：“你怎樣拿刀？”蛇說：“把柴刀捆在我的尾
巴上吧！”

老头子給蛇捆好柴刀，又對猴子說：“你呢，不必捆了吧？”猴子
驕傲地拾起柴刀，“我還用得着捆嗎？”

蛇和猴子一起帮老头砍山去了。

蛇拖着柴刀，上上下下，左冲右撞，大大小小的树木跟着倒了下來。老头的眼睛轉都轉不快，高兴极了，嘖嘖的称赞个不停。猴子呢，却叮叮咣咣的砍了大半天，还没砍倒一棵。

“年輕的蛇呀！快砍到人家的地方去了，回来休息吧！”老头招呼着，蛇只好停下来，猴子也坐下来休息。

老头子把包来的午饭分给大家吃了，收拾好东西，就一齐回家来。

回到了家門口，老头子对他俩說：“你俩在門边等着吧！我去叫女儿来接你們。”說完就进家去了。

老头子高高兴兴的进家来，姐妹俩却在家里吵架。本来嘛无母的姐妹是應該很和好的，可是姐姐阿仰既懶惰而又凶恶，什么事也不做，老是想指使別人。剛才就是因为阿宜忙不过来，叫她給摆点菜，就吵开了，这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了。老头子还是高高兴兴的說：“不要吵了，等一下人家会笑你們的。”接着又压低嗓子說：“你們姐妹快过来，我有事和你們講。今天我們家有喜事，来了两个女婿，他們在門外等着呢，你們还不快去迎接！”

阿仰听說是两个人，馬上說：“我是姐，由我先挑。”阿宜是經常受气的人，还能講什么呢，只好不說話。

姐妹二人来到門外，并沒有什么人，只見門檻外盘着一条大蛇，一个猴子站在一边。

“就是这两个丑东西嗎？”阿仰尖声尖气地叫起来。

“是呀！就是他們两个。”父亲在屋里回答。

阿仰看猴子有点象人，就选了它，并引到自己的房間去。阿宜两眼盯着蛇，心里酸溜溜的問道：“你怎样进去呀！”

“拿一只提籃来装我吧！”蛇說。

阿宜只好回家拿了只提籃，把它裝了提進家去。

兩姐妹的亲事就这样成功了。第二天，她們和父亲离別，跟着自己的丈夫。

阿宜跟蛇走了很久很久，太阳已經偏西了，她心里在想：“究竟到哪里去呀？”看了看蛇，“这辈子怎么过啊！”就在这时，蛇对他說：“你走在前吧！我这就来。”

“去吧！我等着你。”阿宜也不走了。

蛇回身往旁边走去，不久，从那里走出来一个漂亮的小伙，穿着一身整整齐齐的衣服。喊他道：“走吧！”

她惊讶地望着他說：“你是谁呀，我还要等我的丈夫呢！”小伙子笑道：“我就是你的丈夫，我就是那蛇呀！”

蛇怎么会变成人呢？她根本不相信，仍然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他不愿再与她为难，便从荷包里掏出一件东西：“你看，这不是我的外皮嗎！”

她看見蛇皮高兴极了，夫妻俩欢欢喜喜的交談着，繼續朝蛇郎家走去。快到家了，他对她說：“到家时，我的弟妹哥嫂，爹媽叔伯，一定都很高兴。会来向你問好，那时你不要害怕，不要嫌髒，不要打他們。”她听了这些话，只是点头微笑。

不多时，夫妻来到一个洞口，蛇郎說：“这就是我的家了。”两人就一同进去。外边看去是一个阴沉沉的岩洞，里面却是一幢亮堂堂的高大楼房。他們坐下以后，蛇郎喊了声：“来看新媳妇呀！”于是出来很多的蛇，有大蛇小蛇，有壁虎，有四脚蛇，有綠皮蛇。一个个都到新媳妇面前来来去去，誇許她生得美丽，向她問好。她照着蛇郎的囑咐，好好的坐着。

阿宜对这个生活慢慢地习惯起来。夫妻的感情也一天天的更加融洽

了。

一年过去了，他們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有了孩子更增加了夫妇的感情，他們的家也成了真正美滿、充滿欢乐的家庭了。

猴子和阿仰呢，自从他們离开老人走了以后，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到处游蕩，这里一天，那里一天。二三月，他們去偷人家的麥子；五六月，他們去摘人家的包谷；八九月，他們去掙人家的谷穗；冬腊月，他們只好在山洞里縮做一团。

阿仰离別父亲已快两年了，在七月里的一天，她忽然听到一群妇女在談論阿宜：她們夫妻是如何如何来見亲爹，蛇郎是如何漂亮的小伙子，生的一个娃儿又是如何如何的肥胖……。她馬上避开猴子，一口气向爹爹那里跑去。

呀！蛇郎真的不象以前那样的丑，竟是一个很漂亮的青年。阿仰看了又看，心里想了又想，坏主意漸漸地打定了。她对父亲說，她要到妹妹家去一趟，去看她的公公婆婆。

阿仰的心，父亲早看透了，他暗暗的給蛇郎夫妻打好了主意。

到父亲家来已經十多天了，今天蛇郎夫妻就要回家去。清早，父亲对姐妹俩說：“今年我种的黃瓜很好，給你們拾点回去吃。”并拿来两只籬筐，好的一只交給妹妹，漏底的一只交給姐姐，“現在你們就去摘吧！那个摘滿那个来，不要相等。让我看看那个摘得快。”姐妹俩答应着走了。

姐妹俩到了黃瓜地里，阿宜摘一条是一条，很快就滿了；阿仰却摘一条漏一条，滿头大汗，装也装不滿。

妹妹回到家里，父亲早已包好一大包糯米飯等着，并催她夫妻俩快吃早飯好走，不必等姐姐了。

阿宜并没弄明白父亲的意思，在这样的催促下，夫妻俩只得离开了